s.6.72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Wang, Shên-chung
2698 Wang Tsun-yen chi
W413
1682
v.1-2

East Asia

#100
vol 2

LIBRARY
APR 1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晉江張夏鍾先生評選

王遵巖先生集

PL
2698
W413
1682
V.1-2

郢雪書林梓行

序

吾晉江自唐歐陽詹始以古文

闢破荒史稱其文明辨泂洑與

韓愈李觀崔羣輩爲雁行宋元

迄明理學疊興後先相望其能

爲古文辭者不下百餘家獨遵
巖先生秀出有名於世與毘陵
唐荊川狎主齊盟一時有韓柳
之目先生年少登朝丰采奕奕
如太阿出匣與羅峰桂洲兩執

政齟齬故投韍獨早視塵世勲名利祿毫不能動其念一意專精古文務求六籍之旨而詣其至積書萬卷無所不觀而亦未嘗再觀蓋食其精不食其粗者

也已迺取早年規模秦漢之文一切焚之而獨致精於廬陵南豐之學大抵先生文以意爲主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故論其人也曖乎如

可親述其事也恍乎如目睹若其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健紆徐自得之妙雖先生亦不能自言其所至而世何足以知之乎無何而李于鱗起其言袷

秦漢而祧唐宋以北地爲嫡子而以晉江毘陵爲支庶不與祭之列且云寧失之理毋失之詞夫理也而可失乎哉一時同調諸君子互相標榜甚且取晉江

毘陵之業而弁髦之土苴之不知彼之所尊奉而哆一尊者乃先生之所棄置勿復道者也夫于鱗爲先生首拔士乃其排先生如此倘所謂當仁不讓於師

耶不數年而向之附和歷下瑯琊者固已烟消雲滅影響不可復尋而獨先生之文如日月復旦亘萬古而不夜也嗟乎文章在天地間久則公論自明豈能

以一二人愛憎變易之與先生
在江右時與歐陽南野羅念菴
鄒東廓諸公劘切心性之學及
其林居也又益精焉昔蘧伯玉
六十而化先生年甫及艾開道

之早如彼爲文之妙如此豈不爲速化與是則可惜已先生歿十數年有何稱孝先生者理學史才騰前邁後所著名山藏及曆昌啓禎諸集膾炙海內不滅

先生當年故相國黃東崖先生
嘗語予曰吾邑數年來無復有
遵巖穉孝其人者相對歎息不
巳葢以自況也余近以公事入
竟陵竟陵多相國門士因與譚

灌村太史吳旣開孝廉謀梓相
國之集相國於穉孝爲見知於
遵巖爲聞知其文雋古澹折有
二先生之風余將由相國以遡
何由何以遡王由王何以遡歐

陽其亦可乎古人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矧文章品望如諸先生
者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

旹

康熙壬戌仲夏既望晉江張汝

瑚夏鍾甫書於竟陵東湖精舍

王遵巖先生傳

同邑後學張汝瑚纂

温陵王遵巖先生名愼中字道思世所稱王晉江王叅政即其人也幼有奇穎執贄於易媿虛公之門媿虛者虛齋先生之高弟也一見輒遜席曰不當在吾弟子之列也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試政畢欽假冠婚旋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故事監兌者因循舊習不復有釐剔先生偏然反之暇則讀五經暨百家言詩文具秦漢魏晉風骨又倣二王作書遂擅臨池未幾改禮曹更得一意文事交遊如

八才子外學士華鴻山屠漸山給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相與劘切爲一家言世廟方重祀典文制禮作樂四郊改建先生時典祠祭綜理釐定克副大宗伯之托所爲郊祀五言古諸詩一時艷稱之辛卯典試廣東錄文古雅絕倫明年狀元及第即鄉魁林大欽也旹朝議欲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先生才羅峰相公欲其一見先生固不肯往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先生在吏部名益著以爲山巨源復出少宰霍渭崖公每事必諮詢焉已進驗封司郎中會忌之者短於羅峰因以覆方士張衍慶請封事

謫判常州先生不以左遷少貶志所至勤職釐弊與
民更始委署江陰邑多豪強難制不知有三尺先生
摘其尤者寘之法邑爲肅然臺使者郭宗皐夙重先
生名不敢屬視之尋陞戸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
留都冷曹益肆力於問學與王龍溪公討論陽明先
生之遺說嘗與友人書云文字之學已是吾輩第二
義此義亦復不明則眞可惜此一生聰明矣先生夙
好古漢以下詩文無取焉至是始讀宋儒之書而喜
之又喜曾王歐三氏郎眉山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
失之放毘陵唐荆川初見不相服已乃盡棄其學而

學焉嘗語李中麓云公但敬服荊川不知荊川得吾之緒餘耳其自信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章程條例悉由己撰時下寮叅謁曲膝過恭先生痛爲禁飭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不得仍踵舊習所拔士如李攀龍等竝以文名世東人愛之爲咏無以我公歸兮之句未幾陞江西叅政江西爲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先生往來白鹿鵝湖間與歐陽南野宗伯鄒東郭司成羅念菴翰撰聶雙江司馬講學非復昔日詞章之學已也俄遷河南叅政值章聖梓宮過供億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先生身

任其勞寮吏咸仰賴之陳後岡歿收其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偵之乃權相夏怪其爲屬日不曲意承奉復有私人譖之囑吏部坐不及猶以爲未足從中票不謹中外士大夫咸驚悸以爲事出非常先生獨不爲意飄然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而去時年甫三十有三耳由是杜門掃却研精覃思探討彌遠著作益宏四方來乞文者篚厥盈庭足趾相錯先生以次應之畧無格滯仕閫無大小不得先生一言歸辱比市朝撻矣林居二十載從鄉先達少司徒顧新山

尚寶卿李竹坡御史臺張淨峰諸公遊涵養德性藏
斂鋒鍔無復向者少年英氣而世已莫能用矣或以
先生位不登九列年不躋中壽爲先生扼腕不知造
物忌才能使之不竟其用以歿而不能使其文章一
日不行於天下姓名一日不留於人間此其所得視
世人又孰多哉卒年五十有一其後人至今尚有顯
者

王遵巖先生集選目錄

卷之一

序

孔孟圖譜序　曾南豐文粹序

薛文清公全集　明水文集序

虞山奏議序　張淨峰文集序

胡公平寇奏議序　湯公家集序

張文僖公詠史詩序　唐荊川文集序

兩廣總制軍門志序　河南庚子鄉試錄序

山東丁酉序齒錄序　福建己酉鄉試錄序代

易經紀成序　陳氏族譜序
方氏族譜序

卷之二

序

刻蔡虛齋太極圖解序代
夏津縣志序　田間集序
顧洞陽詩集序　杭雙溪詩集序
黃驍江文集序　陸龍津詩集序
雙節冊序　丁戊山人詩集序
巖居稿序　陳少華詩集序

碧梧軒詩集序　沈青門詩集序
烏鼠山人小集序　全懿堂集序
五子詩集序　朱碧潭詩序
卷之三
序
送河南左方伯范濬溪公入覲序
別程侯習齋公還西安序
送張節推纓泉先生序
送尊師易愧虛之任夏津序
送中丞黃石岡公還朝序

送大中丞汪洲潭先生致政序
贈雍里顧先生視學河南序
方伯楊方城先生考績序
贈憲使陳中川先生之任汴藩序
贈別王在菴先生拜官去齊序
贈郡伯金鑑濵公入覲序
送朱肅菴明府大人入覲序
送史大梅君應召序　寄贈徐澗濵先生序
送明府宋仲石先生赴召序
送程習齋公之任序　尹艮齋公擧異序

贈趙千戶序　送贊畫陳百戶序

卷之四

序

送朱鎮山先生序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送郡伯俞蒲山擢河南憲副序
贈二尹晴崖張君獎勵序
送程侯習齋歸養序
別章美中之齊河序
送陳南郭先生擢古田學序

送林龍湖先生之任河池州學正序
別周惕齋序
送孫古山博士還家序
送程龍峰郡博致仕序
送葉生士直還吳序
送明府朱肅菴大人序
送黃南池先生致仕還宗序
贈趙肖溪君署縣代還序
送吳黙泉先生序　送詩人沈青門序
周蓮坡公榮封序　送閒寂海上人序

卷之五

序

雙壽寓祝序　壽蔡逸翁七十序
壽丹臺吳翁序　壽蔡鶴峰先生序
壽童南衡老先生序　壽項鶴山老先生序
壽陳靜軒翁序　寄壽唐有懷先生序
壽封君蓮溪田先生序
祝郡矦方西川公壽序
壽程母楊太宜人序　壽易太夫人九十序
祝龍母黃太安人壽序

裴母周氏貞節序　范母易氏貞節序
節婦何氏敦獎序　贈韋孝子序

卷之六

書

與江午坡書　與江少峰書
答宋仲石　與林觀頤
上嚴介谿宗伯　上李序菴閣老
再上顧未齋　與李三洲書一
其二　其四
與應徵菴書　與項甌東

與蔡鶴峰　與黃曉江
與鄭海亭　與華鴻山
與林希載戶部　與張淨峰書一
書三　與唐荊川
與汪直齋　與李嵩渚
與林二山書二　與李中溪書一
與吳泉濱　與張秀才
寄道原弟書一　書六
書七　書八
卷之七

記

龍溪縣修學記　明倫堂記
夏津縣修學記　松溪縣改建儒學記
長汀縣學記　府學修造記
余柏坡公平寇興學記
南安縣重修秩祀壇廟記
企頡亭記　遊清源山記
龍巖書屋記　環山樓記
聚樂堂記　遊筍江記
金溪遊記　潛源記

故太常博士鄭君贈典制詞記
晉江縣題名記　修天妃宮記
壽祉堂記　曉江漁者記
陟岵增慕記

卷之八

傳

陳紫峰先生傳　丘中丞傳
鄒宜人傳　柯母傳
石淙貞夫小傳

碑

撫寇碑　虜功遺愛碑
龜湖水利頌德碑
雜著
反嘅遇賦　讀埤雅
再書埤雅後　示劉生應昌
示王生國振　存悼篇
純節善道烈女吳氏諡議
卷之九
墓表
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

林履坦處士墓表　張毅齋先生墓表
陸義姑姊墓表　林母謝孺人墓表
封郎中鄭殖菴公暨配伍宜人墓表
行狀
儒林郎順天府推官易媿盧先生行狀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卷之十
誌銘
戶部主事周蹟山墓誌銘
李母純懿孺人秦氏墓誌銘

石母洪孺人墓誌銘
筍江潘翁暨配方氏墓誌銘
陳澹齋先生墓誌銘　林沙溪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庠生杜純軒君暨男思恭婦謝氏墓誌銘
封職方主事蔡梅園公墓誌銘
封通政司通政谿橋王公墓誌銘
廣東巡檢涂靜軒墓誌銘

祭文

祭司徒鄒一山公文　祭汪石潭公文代九卿作

祭侍御李寓山乃堂文
祭司徒顧新山公文　祭黃曉江文
哭盧裕齋文　哭愷中弟文
祭洪蓮浦公文　祭丘母黃氏文
祭同年蔡西坡文

王遵巖集卷之一

晉江王愼中道思著　後學張汝瑚夏鍾選

序

孔孟圖譜序

孔孟圖譜、會稽季明德先生所編緝也、其書據漢太史公史記、宋司馬氏通鑑、劉氏外紀、邵氏皇極經世書、呂氏大事紀、金氏通鑑前編、近世王氏續大事記、瀋氏孔子通鑑、益以春秋內外傳、戰國策、禮記家語孔叢子諸書、參考互證、權覈行事、差次歲年、櫛比杍緯、詳且確矣、其所是正諸家之同異、一以論語孟子、

二書爲主故雖生乎數千歲之遠而鑿鑿乎自信其不謬也於是轍環歷聘車軌所至之國邦君遇合與夫公卿大夫之交際寓主以至或人隱士之覯接其仕止違姤去處淹速辭受徑遂答問屈信來往疏數容拒嚴碩常變隆污險易舒戚其跡莫不可考如從及門之徒躬總轡問津之役而託後車之傳也聖賢憂樂之微術好惡之大端形於遊世與人之頃而世道得失人情美惡因可以推見是書之有功來者已不爲小然一行一事皆聖賢精神之所寄如昭昭之莫非天容光之照尤足以見日月之明者則在觀者

潛心焉先生之書固述焉而不論而序次有倫屬比不失自可以開誘學者而發其獨悟之智也其功又何如哉某旣獲預論訂僭加折衷於其間先生因使序之夫自堯舜以降至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葢不止一聖也仲尼獨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天下莫不以爲師何也闕室作壇設科以來四方之士講習於二水之濵復偕之周流四方隨地而講因講以擇士至於從者三千而不以爲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爲不得位而可以如此則舜嘗側微矣禹之未興皐陶之未舉伊尹在畎畝說築傅巖之野固匹夫而有

聖人之學者也皆不知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爲至仲尼而始有之也且非獨其門人子弟而後爲此學也舉一世之人莫不使之共學故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耦耕荷蓧之丈人拏舟之漁父闕黨互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之必能爲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啓發掖引之誠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温良恭儉讓之所顯形光輝充塞時出之見動洋溢之聲名在鄕滿鄕在國滿國所接莫

非人則亦莫非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徒矣非必三千之羣乃爲共學之士也其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之疑下焉者雖有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栖栖爲佞之誚而與起信從之風黙乎徧鼓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之下之有與者天地之常人物之命賛以長存而久明二儀之幬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氣之推行代序令生肖翹百嘉萬品之倫並育無害至于今不廢豈曰其微言傳諸其遠大訓垂於六經之爲功哉史遷之志不足以及此謂去來刻國皆以求仕至奸七十二君而不用始敘書

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所記事跡歲年之訛誣○烏足深論哉○後世傳習其說○以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冀得一國一家之政而行之也○既無所遇而後返○在陳之歎○固道不行而思歸也○盍歸乎來之思○豈爲是哉○葢求士於四方○未有過於在門狂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泯者○不越於吾黨矣○仲尼所以卓出前世繼作之聖○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其時○未嘗一日不與人接○不暇有安煖之席○固以是爲易天下之道也○觀此圖者以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庶幾潛

心而可得而其與人好惡之端遊世憂樂之術尤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舍是亦將何以求之耶

夏鍾曰舉一世以及千百億萬世之人無貴賤高下而皆與之共學焉此尼山之道所以賢於堯舜遠矣譜者序者俱有慧眼孟子學孔子者只點一句極妙

曾南豐文粹序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其爲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爲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

○唱○句○好○

○可○見○知○言○下○易○

此序古來五言始末隱ヒ衣鉢南豐多少深情多少感慨非細讀不知其也

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隆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文行于其間非二人一家之文也）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辯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閭詠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爲言其才或不能

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爲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爲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爲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

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
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
於中之所爲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
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
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
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
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
劉向楊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
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
旣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

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爲有愧於盛世旣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爲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蔽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

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决焉而放於安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爲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爲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爲是不足爲也其弊於今爲甚則是書尤不可不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說出本懷）

夏鍾曰極盛之世士之能言者一本于道德次則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于蔽又次則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由其入之有深淺故其言之遂有高下曾氏之文至矣先生知而深好之尤至故其文亦醕肖曾氏此序不悍深切言之謂序其南豐可也謂先生之自序亦可也

薛文清公全集序

學術不出於孔氏之宗。失其統而爲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方七十子既喪、大義已乖之後。浸尋且千年之間。士之爲學者。病於俗耳。最後乃有釋氏之學。蕭梁以來。遡祖爲宗。其說寖盛。學爲士而溺於禪。遂多有之。心通性達。廓然外遺乎有物之累。而洞然內觀於未形之本。則孔門之所謂廣大高明。其旨亦何以異。其疑慮融釋。靈幾照灼。雨施雲行。則草木畢遂。天虛淵定。而飛潛自形。自謂妙得乎姬易大雅之微。傳常足以闗夫執器滯言之陋。以爲擬議矜綴似而

非眞誦說詁解多而迷始也然以其擺落形迹以爲無方體捨棄文義以爲黜聰明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游恣肆徒有不可測之言反易爲浮誕惰縱者之所托故儒者尤患之不顧執器滯言之譏而辯爭於毫髮幾希之際感切殷勤至於詞費氣殫如有宋朱晦菴氏之學是已朱氏之學直推遡於河南程氏而接其傳然於程門高弟呂游楊謝之賢猶目然顯斥其淫於老佛不少假也同時所友善莫如呂陸二氏兄弟其於子靜子約之學尤詆排之不遺餘力謂其竊近似之言文異端之說蒿然竭其悼閔距遏

之心寧守其陋而不能以相易益患其惑世誣民而學術之流愈放也河東薛文清先生以正學名本朝自我明有國使士者尊朱氏以一學術偉人碩士彬彬繼出未有卓然以正學名者至先生始巍然爲道德禮義之學之首觀其遺言之載於讀書錄者誠有意乎性命之傳而不敢爲荒忽虛幻陷於徑悟躐造之非一文一義潛思力索有待旦忘食之勤階循等歷次第不越多其聞見而後守以卓約自其修之身以行之家國天下者踐彝常之篤而閑軌式之密庸言細行不忽卑邇充其祇畏檢勑之常心無一發口

舉足入於非禮豈不以形迹可畧而品節將由以不
存文義少疎則條理或因之無辯耶其端士則敦世
教倡厲聖學以興起來者確然獨守乎朱氏之宗執
器滯言之譏固非先生之所恤且將持是以爲閑先
聖之道之具而防夫浮誕情縱之末放也故其作爲
文字亦必謹於體裁審於撰類發揮有關乎物倫詠
歌有娛乎情性雖不爲無益之作而皆有所据依原
本以不背作者之法亦其學之所守然也知者觀之
固知其爲道德之言而亦有道德之能言者也誠有
德矣亦何事於言未有有德而不能言者近世乃有

詭於知道而不能爲文顧謂不足爲也其弊將使道與文爲二物亦可患也侍御趙玉泉君取先生之文與讀書錄並刻之爲全集以惠學者良有意哉渭南胡君繼趙公按閩中覽其刻曰是本朝之學而吾鄉之先正也吾讀其書而講其道久矣喜趙君之所爲有合於志而謂其宜序之於是乎書

夏鍾日紫陽者尼山之功臣河東者紫陽之孝子余服膺薛公讀書錄有年不得其全集書此志恨

明水文集序

陽明先生倡道東南江西之士從之獨多最賢而能得其傳亦不數人臨川明水陳公其一也數人皆先

後起家進士。通籍于朝。公以守官不回。失權力意。其得譴最重。失位最蚤。間關遠戍。久而僅釋。築室明水山中。習其所傳以興起學者。所言非一。其著爲古文詞積日既久。遂成卷帙。友人董君兆時丞建州因刻以行之同志而使某序之陰陽行乎兩間。肖形離色於其中。各資是氣以自成。清英醇秀。人獨得之。強力之所可至。智慧之所可通。深入淵泉。峻極窮昊。夫孰不能至於道而蔽缺畔拘。乖其所能。散裂於形器名數之煩勞。匱乎技能事功之淺。畫宮而苟處。多岐而競馳。其不能至於。道由春秋以來患之矣。天下之人。

不能生而有聞而卒得預於聞者有為之先而倡之也師授講習在宋洛閩為盛實繼鄒魯有作葢自托於先者之後不敢墜絕其緒且以待來世之冀有聞者非苟為師弟子之號以相鶩餙而已然怪而疑之固衆矣惟其疑之而始信怪之而始安然後能篤於信安之而不遷彼終於怪且疑者雖衆而亦莫之惑誤沮塞也方陽明之倡於東南也怪疑之衆甚於洛閩之際惟公與數人慕悅而勇從之合一世以咻數人之所是卒能以數人而勝一世之所非其志可謂卓而其功可謂勤矣天地所以設位寒暑日月所以

變通著明而不息。以流江河。以峙山嶽。以蕃育庶物。可以神存。而不可以意測。可以心傳。而不可以語授。此君所爲聞於師。而發揮誦繹於朋友之宗統也。二帝三皇之經綸典章。損益舉廢。措正而施行。講之不可不明也。閨婦野人之歌。朝廷郊廟之奏。怨譏嗟歎。規誨形容。徵風化而本德業。五伯之所爭。名卿列大夫之所圖揆。騁騖。以及後世君臣之跡。臧否得失。可以推見治亂。攷古而鑑今。思之不可不正。辯之不可不詳也。草木蟲魚鳥獸之形。鍾鼎琴瑟佩冕車裳函矢之器。師旅徒役財計播種之事。曆官星翁稗官野

記正名百物之所該悉泛涉而約取擇之不可不審
也孰非宗統之條理曲折而紛紛者以近於異學嗤
之謂其妙已麤物內究而外遺目擊端拱而日已存
矣是豈知君之所得於傳者夫已誠妙矣何物非精
未有內通而外不舉者也顧有嘵然疑其爲異而果
於詆之不亦悖哉惟其學之不謬故著爲古文詞吟
詠性情敷揚理事莫不有古作者之法雖宗統指授
謹守師傳步步趨趨如恐或失而見於文詞之間則
自有機杼未嘗規規倣合形似而以爲傳也此其所
以爲明水之文與吾所謂數公故宗伯歐陽南野文

莊公、今司馬聶雙江公、司成鄒東廓公、給事魏水洲公、與公其最著於師門者也三公得位行道洛閩門中為王遵叟朱光庭楊中立劉晦伯李心傳矣惟公與水洲公廢謫禁錮與馬伸魏掞之蔡元定同其踪跡然學者推慕二公不後於三公由其學術之同而不得以名位與之也某生也後、猶獲負綠侍教門下、故於董君之役不能辭而愧於言之不足以發之也同志君子尚正之云爾

夏鍾日先生慕陽明先生之學一時同學諸公贈答之文必為窮源遡流之論而不肯苟此其一也

虞山奏議序

論列諫諍之風。西漢爲盛。而賈誼劉向。獨冠於廷。然誼猶有策士俠夸之氣。而向憂深慮至。劃然出於惇厚諄複。故讀誼之書。蹈轢揮斥。怳偉浩博。驟若不知其所統。而倫中體達。條貫具備。有非向之所及。然挾恃所有。睢盱一世。傲乎其無足當意。至於譏切世主。犯至尊之威。以快其論議氣勢之所極。而發其辯。其害於古者進言之理。亦不爲少。而向無是也。豈獨其才使然哉。亦其年方壯。憂患事變之嘗試。更閱猶淺。而剛心猛氣。未能以自他也。如向之於是深矣。故誼當盡下之朝。而不能自試。其學向生於譁諫之季。雖

其不默而尚不至於不容亦其修術之異所致然也
苟二子者易君而事之向豈有不盡之憂誼之獲罪
受譴當不可測寧復長沙嘉惠之能承也夫欲以其
言决一時之利害得失使必出於吾之所爲處已疑
於掩在列之功形衆人之不能其大者乃當奪其君
之所便強其所不欲而次及於將相之拜免君子小
人之進退使其懇然動於忠篤憂愛之純如有所不
得已猶懼不合而雜之以矜長濟辨之誇習宜其有
所不合也果其有合而亦豈爲盡於心哉以誼之才
而其患若此葢進言之術之難也況於後世之士哉

以吾所見陳虞山公奏議何其有向之心也盖公於入仕其時已至而世故物情之攬採練緝既熟且審矣其猾節勤行苦刻其身以遊世如煆金於冶滙營於流鼓爍濯擇窮水火之力至於殺秤之不存而後已故芑藿之羹絺綌之服貴久而不變誠以爲甘且吉而無勉強勵廹之意既躬蹈人之所難其持論主諫常依於平而有忠厚之風至其有所劘刺繩彈一本於誠心怛切非樂於攻惡發慝以見謂爲直觀其言知其心之所有如此也公仕於仁聖之朝所言率已施行覩向之自竭於其君而棄不見省拂塞顛擠

以鬱其志其心相近而所遇遠矣某始仕年方少也學不足以達古今之變不自知其妄躁而好談天下之事盛溢之氣方若百川灌河涯涘未形漂浮而不適所歸宜其見擯於絳灌之伍獨公辱有以取之至於今日而後能知公之所以為言者其中之所存為有向之心也公年躋八十無復有意於時精神卓然立於物表而憂盛世危治朝之膃惓惓不怠其與予往來書具在尤可以知公之心雖其老而無所用而不為衰改嗚呼茲予之所以謂其近漢之劉向也與

夏鍾曰屈賈與劉優劣昔賢論之詳矣胡致堂謂向優於原先生謂向亦優于誼其義正相發明

張淨峰公文集序

伊尹周公不作○而功烈德義○不出於學術○春秋以降○叔向子產臧文仲士會遽伯玉趙武之徒○卓然爲列國之明卿材大夫○其於聖賢之學○藐乎未之有聞○管夷吾晏嬰在諸子間爲獨盛○各以其學爲書○殆將抗伊周以自立○顧溺於功利之習○隱微元本之地○失其操柄○決裂王道之全體○而支出於霸○卒爲學術無窮之禍○雖盛於諸子○而其痺逾甚矣○君子之學○考正於王道而後純○不純於王道○未有能特立於世者也○賈誼董仲舒○皆知推明王道○而醇駁判矣○當時言者○一

以爲伊管一以爲游夏可謂微窺其醇駁之所在然右才左德之弊亦已見自是以後輔佐與王彌綸太平之才無代不有鮮不慙德於斯文惟諸葛孔明以命世英偉之資扶衰撥亂經營於離散壞鈌之餘不爲隨俗以苟功名庶幾於王道矣而學不純師申韓之嗜或乖其寧靜致遠之言致使後之爲書者以兵法詭其傳亦以不純之弊有以取之與典禮服刑其秩敘命討舉推而原之於天視聽言貌動於人事應感之用而命之曰上帝相協陰騭之錫疇帝王之學粹然一本於道而已不得與之如此其不雜也憣然

興於有莘之野使一世之君民必爲堯舜其行事著明矣而言之精者猶能垂之爲訓制作禮樂冑□□驅猛獸皇皇東山之征保孺子負扆臨諸侯以寧周家之百姓而詩書易周官諸篇其言且數萬非其文之不泯其道存焉耳春秋以降諸君子其不得與於此也宜哉葢予觀御史中丞張淨峰公文集歎絕學之在此而慨其道之不大行然其功烈之震曜德義之章明則卓然一出於學術矣公仕雖尊顯然不得在朝廷常握節鉞以征伐戎狄爲事荆粵滇蜀窮四履之所至禹益之所徐侯而後格方叔召虎所爲聲

罪致討而後服以威以懷倍有其勞而並著其績東馳僰道西控象郡兼東西二方之南延袤數千里之遙皆諸葛武侯瘴瘁僅平之地謂公爲今之武侯非與比於管樂宜非公本志之所存也公之學上據六籍旁括百氏流略泛該而本統不紊細而不可不陳者數摘而不可不守者法詳講而精擇博取而約受折衷諸儒之傳貫穿歷代之變意不能匿乎其言而名必適乎其義支詞曲說不擯自黜叔末之制踵襲寡陋溯推沿別究極源泒知古人之治必可施於今信乎能考正於王道者矣葢武侯之學究於用矣而

當衰運崩折之餘其時不逢施之卒不究公之生有
其時矣而不得立於朝其道亦卒不究於用皆今昔
之大慨也公平生嗜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舍書以
閒其在兵間卷不去手潛思力索彌久不勌與獨觀
大意所讀之方異矣故能篤信固守不爲異術小道
所亂而免於不純之弊也就其文觀之氣象宏裕而
激發時見法度謹嚴而豪縱有餘如山岳之爲重河
海之爲滙出雲興雨姿態百變怒浪悠波伏起靡常
使人喜探樂玩而阻高逗深又足驚悼憚畏自失其
所觀也觀其文亦庶幾得其所以爲人與公之弟戶

部君緗直氏刻公斯文於家而謂予序之夫功烈德義難以兼有文章此公之獨盛於今人也文之合乎道而功烈德義由是以出尤公之所以爲盛也予故特著之以待讀斯集者攷論焉

夏鍾曰歷敘古來典王之佐及春秋名卿大夫學術事功醇駁以况凈峰公可謂擬人必於其倫矣

胡公平倭奏議序

嗟乎天之於民孰謂果不仁哉以比歲吳越之寇觀之山原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萬室之邑千家之聚生育長養於其中華膴繁盛一旦蕩爲丘墟者不知其幾彼蒼然者是果何心其亦不仁甚矣然禦亂

之材已生於其時如中丞梅林胡公者卒能爲東南
定數歲之亂蓋天所預擬以待今日非無意而生斯
人也孰謂果不仁哉人知胡公成功之偉而不知皇
矣明明之顧瞻然有屬公特代天以遑其終不忍斬
絶民命之責耳人物盛衰消息之數天亦有所不能
遑惟其生才以擬其後爲可見其心而勝人之力亦
卒有定矣予之論如此而友人宰仁和許君子衡以
所刻公平寇諸疏示余山中且曰必得一言序之夫
兵之爲術條陽忽陰出幽入明動於天上而泯其運
之樞發於地中而閉其往之門當其決幾於心而授

算以行雖腹心爪牙之士奔走跡指之下不能自愛其力而亦不測其所示之方益其謀之而得爲之而成至於討俘執訊之日見其得之成之之效而其所以謀之爲之之神在公尚不能自言况於奏報章疏仰有祗嚴威聲之體而下有牽制格例之文循守憲牒遷就吏議非但嫌於自敘功庸其心有所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式以發揮操縱張弛之機權於詞亦有所窮而不得騁且夫用間出餌合於古之所謂奇者妙用長策正在於此而最爲吏議之所牴牾又烏得形容其彷彿耶後有欲窺公善師之策而求觀

於斯刻恐無以異於諸邊帥闔凱捷之章而亦安能知公今日得之成之之神如此哉故以文帝之世寬法弛禁號爲仁明之朝而魏尚上功幕府級少不合卒格於吏而上不能知也奏報之艱非徒今日患之矣趙充國老將知兵其在金城圖上方略所陳便宜尚渉瞶悶不發人意帝下其策公卿是非者半固意見之異亦兵勝之術書之於簡有不盡明也惟其深忠遠慮主於爲國立長久之利不急邊功不狥廷議爲有古名將之風後人猶得因其言而知之觀斯刻者其尚别有以求之庶幾得公出謀發慮之一二乎

士君子當事成功○世多目以臨職黽勉○因時乘便○偶然致之而已○英雄豪傑之士○見遠知微○而絕羣之氣○鷹舉虎視已於凡人迥別○顧庸庸不能識之耳○素養○前講無事而常爲有事之備○遇險而奇見應變而智出○豈偶然哉○聞公早歲即留意於兵○在臺時方國家閒暇仕者多以豐豫爲樂○公獨有隱憂○預計今日之○功信非偶然致之而已○公嘗於衡岳武當山中○逢異○人○所授語皆秘要○謂公當以百險中立功取名○予得○之○荆川先生云○當不謬也○予謂公之生○乃天所擬以○待○今日之變○豈虛言哉○故書以遺許君○使刻之爲奏

議序

夏鍾曰兵不可易言亦不能顯言篇中非特不能自言其心亦有所不敢盡噫非胡公其孰能知之

湯公家集序

余昔備員禮部祠曹主事最後稍遷吏部司封郎中祠曹職主大臣祭葬褒謚之典而司封職議贈錄之恩大臣以天年終者則有司以訃而其妻子自陳乞祈恩者爲多事下二部二曹職之故凡歿者之功狀名行皆得預聞而論之祭與葬載在制令有品級等差凡訃至者各以其階得之至於謚以易其名贈以榮其終蔭以錄其後三者則不可以易得吏部禮部

尚書權覈歿者勳賢名績表表可告于上者然後請之或請而輒報罷者又十二三此其大致也自余叨歷二曹前後僅六年耳而四方大臣訃至者不下數十人噫何其多也中間勳賢名績赫然著於世爲國家寵重不獨以其官尊顯蓋十數人焉余每與寮長貳道之未嘗不揜泣長歎也蓋所謂大臣者皆以踐敭之久積累之深以成其名樹其望致位尊顯可謂偉然一時之盛而宛然以歿是可歎也況夫所謂勳賢名績赫然著者或小用而終屯或遇讒而自引或難合而易退其去而老于家也縉紳咸倚以爲重幸

其未然而冀其復收主上好賢求舊將旦暮召而起
之以其理與化而乃一朝忽然其可悲悼豈一人生
然之間耶嗚呼若故大理卿沂樂湯公者非所謂勲
賢名績赫然著者耶公之操行修潔純懿足以當史
氏之議而無所愧其中外之勞伐若寵以榮贈而恤
敘其後昆亦有以稱之而不爲浮直以一肯破贈妻
子彷徨不敢以聞於朝非惟不得其不可易得者而
祭與葬之合於令制者亦不蒙秋毫之恩是不爲尤
可歎耶公之位不滿其德用未究其所長評刑部之
獄一不當主上不勝愼刑好生之仁以爲失職怒而

黜之固非有大過得罪於上也當時與公同以獄事被譴大臣不下數十人主上仁聖慈明惜老成棄舊過益十數人者已錄用其一二無所疑滯然則公之始終固已暴於上心亦旦暮將召而起之者而今不幸歿也豈非命耶公之孫世賢集公所為詩文若干卷將梓以藏於家余受而讀之因謂世賢曰夫公之赫然著者固不待文而存也然公肆其平生之餘力以發於聲律文字之間又深厚有體而極其思則斯集也世將寶而傳之豈特可藏之家而已哉惟公之存不暇於文故余敘公之集亦不詳於文而戚戚於

人之云。亾。庶后之有志之士。欲論世尚賢者。於斯言有考焉。且。以。致。予。之。所。感。云。耳。

夏鍾曰篇中許多悲悼總爲公既逝而不得錄用事未明而不得卹典耳雖然可傷者獨湯公一人

張文僖公詠史詩序

自詩亾春秋作之言。出於孟子。學者始知春秋爲繼詩而作。王道既衰。政熄澤竭。而性情之正。不復見於歌誦吟諷之間。則褒善貶惡。以存王道。而使人心民彝不至熄竭無遺。春秋不可以無作矣。夫詩之爲教。主於誦美刺非。導善禁邪。其義與春秋之褒貶不異。惟其發於情性。本於倫常。永言嗟歎而下。因以寫見

乎風俗。上因以指陳乎政理。感動興起。意味有餘。而勸戒已著。蓋盛時治古之史。而春秋之文。雖史。其與人爲善而使惡者不得肆。猶衰世之詩歟。春秋之後。代有史家。其文則史。而所取非春秋之義矣。其不足使人止邪而向善。有可嘅者。於是之時。有能追上古永言之遺風。得其不泯之意。所謂誦美刺非。以勸戒爲教者。施之於史家之所記。即事以成章。託聲以形事。委曲宛轉。文采彰施。而節奏宣朗。使歌之者可以上下數百載之間。如貢俗之所採。觀風之所陳。奮廉敬忠惠之心。而懲淫放叛戾之志。豈不有助於名教。

而爲後世不可缺之言耶。予常從張侯谷泉所得見其祖故宗伯文僖公詠史詩一篇，其詞致莊重，音旨和暢，不爲險怪苦刻，則熙朝館閣之聲，而指事寓教，則意有獨至，非徒役神於觚翰，遊戲如詩人所長，工於藻績物態，嘲謔景光，以資玩適而已，蓋近世不可缺之言也。觀其綜核臧否，得失之歸，推原成壞理亂之故，權而不苟，深而不察，然後形容以闡其體狀，斷制以正其條理，上下數百載之間，枚舉件係，僅數百十，而君臣事跡亦槩見矣。其事則史之事，其言則詩，而其主於爲教，則春秋所取之義，孰謂絕筆之後

殆二千年而詩之既亾其不泯之意所謂使人典正術而創佚思者反有存焉吾是以知詩之人不可以終亾也好惡大端惟其出於學問講習之正則一言之微亦可不倍於經而有得於孔氏之旨豈苟然哉公由掄魁仕爲翰林以潤色論思爲職雖尊爲宗伯當隆盛之朝主於禮樂文章以其不至於相未及斷國之政而澤未加乎生民卽其考古論世是非好惡之嚴如此使其得政用之以致主謀國盡所以爲臣者必有能充其所以是非乎古之人者矣公著作甚多茲獨因是編而論之故序之如此云

夏鍾曰詩爲治古之史春秋爲衰世之詩意義特新史之事詩之言春秋之義一篇而三善備焉文倍公足以傳矣

唐荊川文集序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其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書詩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愛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賁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於今爲烈。蓋其盛如此。晝長江大湖以爲

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中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毘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君仕爲翰林編修復爲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啻敝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

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關夫婾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季札之生其國雖尚陋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人者而與之並豈不爲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爲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生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爲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生之趣尚如此

豈凡人之所及哉○

夏鍾曰唐公博極羣書文采掩映一代王公推尊之與季子言氏稱吳中文學三人王公豈阿所好哉

兩廣總制軍門志序

帝王以無外爲治○聲名政教○思際乎天地之所燾持○而猶病於力之所不得致○禹征有苗○南仲召虎平江漢○皆在荆徐之間○則百粵之遠又可知也○惟其懷之以德○畫爲荒服○文告所及而已○後世力或足以致之○而德下衰○故秦出五軍以開南粵○其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由始皇之心○利粵之犀象珠璣○意不在民也○斥地闢壤○斯漢唐之君之所用心○其意

雖不出於利之外。亦非純乎德。故或畔或服。不恒厥性。係三代以還。得南粵者。惟漢文帝降附尉佗。近於帝王之德。而經制未備。兩伏波將軍之師。誅伐蕩定。功已高於帝王。然元朔建武之君。猶出於廣土之意。宜其民不恒於服。而輒繼以畔。蓋五嶺所表。荆楊之徐域。爲德之所懷。而力有所不得致者。三代以前是也。後雖力足以致。而不純於德。其迭有畔服之跡。則漢唐之事可睹已。吳晉不奄北土。有事於南服尤勤。以其偏安之統。其事雖勤。而不足多述。有宋之南亦猶是矣。我明啓士。二廣嶺南之間。治教與中州比。虞

周之所不能致。漢唐之所。不能懷。兼制而得之。於乎
盛矣。始遣都御史巡撫二廣。並置或置罷不常。其以
總制重其權。兼撫二廣。而開府於梧州。則純皇帝朝
所命都御史。韓公雍始也。自是以爲成制。而授鉞體
勢之隆崇賜履疆圻之遐廣。視前世置尉建牧。五管
立使之制有加。兵農吏士。庶政所出。寔總文武之揆。
而當陳常誥戒。以埀本朝德懷力致久大之圖。其經
略施設。爲事非一。今都御史梧州應徽菴公、始自爲
志是書既成。而有明至德大功。自聳出漢唐。追駕乎
虞周之際。蓋所以能服百粤而無畔志。由不利其土

之物。有以懷之而勘過擴拓之方。其力至矣。則虞周以來。嶺海之間。未有此書也。昔漢馬伏波平反側。二條駁漢越異律。與爲約束。駱越人奉爲馬將軍故事。李衛公慰撫嶺南。所至震威武。示禮義。民遵其法。不敢倍。而步騭呂岱陶璜。爲吳晉宣力交廣。績效尤著。借其不能爲書。載而行之。後世亦其勞烈。雖壯而風猷未裕。與然文淵藥師。立功於草創。而步呂諸人。僅爲偏安之國之勳臣。使誠有其書。猶不足行於遠也。公以文武全材。鎮臨斯土。有功於嶺海。不啻兼是數子之勞烈。而籌謀綏馭之暇。智足以及此。書其風猷

遠矣且當有明德懷力致之熙運以顯白其書遭遇之盛又非偶然也益賛於禹數言存於虞書江漢常武二詩列之大雅虞周之美在焉簡册寥寥詞約而義古公所爲書事詳文繁古今不同可知也於以載有明之美而可行於後則雖詳且繁其義固詩書之所稱烏在文之同不同耶某特論其所係之大者爲序以推尚是書於漢唐之前葢非虞周之間不能有也若其書之發凡記者可以見公功業之所在與學術之所至觀者當自得之

夏鍾曰語云文不可匿匿文不昭百粤嶺表遐陬叛服不常應公之志王文之序有功于粤不小矣

河南庚子鄉試錄序

序曰賢材之興孰非由上之所作哉蓋觀於此方人士之盛而知之矣今河南所履之域則商之舊墟與周之新邑在焉方殷之末民化於紂毫相千里之間皆爲頑民武王以群后之師濟於孟津爲牧野之陳會旦而商郊清明其後嘗衰矣宣王中起則自濟之洛狩于圃田以至敖山而朝諸侯故周之盛時人才衆多詩人歌之藹藹王多吉人生甫及申維周之翰之詩列之於雅以著中興得人之功雖其仁澤之厚道化之洊積漸所致然君子所過固有以化人者禮

教修於戈甲之中聲明動於車服之表宜其昏者以
明衰者以起而成有周之隆也自宋之季豫州久遭
陸沉不見王者之物已數百年我高皇帝以神武啓
運再造區寰由大河以北皆命將略定豫州獨勤大
輅之臨指顧盡遣而天下大定矣當其時閉塞方久
遽覩聖人之作歡忭鼓舞如蟄斯震淫昏鄙倍之俗
其去也忽焉蹈習於仁義發形於禮樂出而副上之
求堪世之用者宜其衆也今天子建中下民以道術
陶成一世德意感孚固已不大聲色而儀刑徧於四
方頃者孝思永念展謁寢園道所往返皆出豫州之

境九州之廣生民之衆引領舉踵欲見無從而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中州之人獨得於見聞昔東都之狩人睹其堅好之車調齊之馬嗟歎而頌之曰是大成之君子不可名言其德惟其有聞而已也是知吾君之旂色鸞聲昭回嘒噦皆所以改新中州之耳目而聳其震曜之氣誘其濯磨之心濟濟多士之生有不思奮其臣同於惟天子使之願哉凡天子之行無非事者陳詩納價合瑞審量養老勸農以觀好惡出誅賞其大者乃在於敷奏明揚故甫草之役非徒以同馬選徒記所謂射而取士者謂是行也今論選之典

適應其期必有異材孕嶽而降如詩人所稱爲申爲甫者以鳴中興之盛則諸士之進固關於王者之大政以明吾君之行之有事非獨爲三歲而此之嘗典已也蓋賢材之典由於上之所作及其成也則上之治嘗因以明而其名嘗因以行此烝民崧高之所以爲宣王之美也夫士能興於聖人之化以自成其材又以其材見於用而名於世使欲頌吾君修道致治之美者於此乎徵而某也實始進之豈不與有幸與哉

夏鍾曰從君子過化說到人才上光艷動人

山東丁酉序齒錄後序

丁酉山東諸士既舉于鄉○相與序齒而合燕焉○志好於錄○以示不忘禮也○諸生奉而見予○請序其後○予進而告之曰○昔唐虞之世○岳牧布列○著濟濟之美○有服在僚○莫非亮采浚明之賢○然崇伯以嗣興之跡○加於舊耄○立乎九官之表○向之僉詞而舉其父者○咸詘於其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四方學者斷斷如也○蓋身通六藝者七十人○於時顏回為最少○孔子獨推許之○嘗欲貶巳以為之宰○雖七十子者○亦瞠乎其後○遜焉而不敢伍○同門之士○第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自

科別則回爲之首豈是齒也非所以議於道德問學之間耶舜之譽禹也明其不矜不伐之實以爲特懋回亦退然如愚以若無若虛見贊於友彼岳牧之長者勸於取善日宣日嚴而由賜師商之徒惟聖人之信篤於共學舍其吝驕故虞廷之治謂之至和孔門之學謂之大同而禹顏之德謂之至讓其先人也以修已其足已也以下人德之多寡勉而相師年之長少怠而相友是聖賢之學而古之道也古之告人者誘其所未至而不襲其所已知是以能開導而增益士之以文薦於有司則固有名籍矣二三子知文者

之可資以進身而不足以立己故畧有司之籍從鄉黨之倫其長者褎然於其前而不爲亢少者頽然在後而無毫髮凌蹈之心斯足以明序敦好矣予復以齒讓之說襲之毋乃非古之所以告人乎二三子以進則仕以退則學無有息也故稱禹顏以命之庶乎有以發志而增益其材也當仁不讓於師二三子必有好學篤志聞道而先吾者吾方且攝衣以從其後

戛鍾日純古淡泊之音歐曾集中亦不多見

福建己酉鄉試錄序 代

猗歟盛哉道化人文之美由陶唐以來而復有今日

之盛也某蓋以閩粤之士觀之昔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以爲治光被昭格固四出而旁及當其所而之方照燭休爽尤爲焜顯而欲考其德之明者亦於其方之最遠而著者以爲徵故書頌放勳之大至於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而所謂如天之蕩蕩者如是乎彷彿而可名由堯以降莫如文王之純以不在其位而德不顯然其顯於四方者獨著於南故汝墳江沱之風爲周之盛然則歷古帝王之德其盛也必究於南而其極盛也必際於窮遠詩書所稱可覩已閩越之方在南窮遠大海之隅日所從出處也意其荒陋

幽側○無以望中國之昭回○今其文之可見者○宣耀炳朗○發揮乎詩書禮樂之精○宣鬯乎仁義道德之輝○蔚然治世之能言○由其言以論其志○皆有用於世者也○堯之光於海隅也○黎獻共惟帝臣○文王之風○被於南國○田問椽杙之夫○且與公侯匹體而同心○人材之生○可為世用○而莫不志於用世○是其所以為盛之實也○故某直以此方之士之文○而知今日之盛○為由陶唐以來而一再有也○豈不信哉○我皇上一德執中○建繼皇之極○陶成羣品○覆育萬彙○蓋秉罔文之純○而嗣陶堯之統○其德之及於四表○如日月之照臨○而其所面

之方獨切於光華閩粤之士宜其莫不爲材也昔周德之衰則荆舒吳越之間猶爲詩人之所膺春秋之所外雖當孔孟之時而以文學名者於吳爲一言偃學於中國者於楚爲一陳良況於峻嶺限隔之表大海之隅日所從出處耶閩粤於其時宜其荒陋幽側而無所聞於策也今玆之美若此然則此方之士豈能自爲材耶凡士之生雖不繫於地而亦以邇爲貴豪傑之興固無所待於上尤願於得所事而快於利見以彼偃良之賢得及江漢汝墳之風其爲公侯之好仇心腹豈直兎罝野人之比乎以其不遇徒爲季

世下土之賢而已諸士雖生於最遠猶當聖人所面之方復能以材自顯使欲求今日之德之盛於此乎徵蓋已幸矣其尤幸者以皇上之爲君而士之顯於其世者預於見知之傳刑乎譽髦之化則藹藹濟濟皆媚于之吉人以寧之多士也豈如言偃陳良獨爲季世下土之賢而已哉諸士其能以無願乎否則直凡民之不如耳有文王以爲君而士者不知自異於凡民其能以無媿乎故某於序是錄也爲諸士告焉

夏鍾日闔在南最遠又海隅日出之處其盛如此則其化成天下可知矣反覆咏嘆令人尋繹不盡

易經紀成序

古之得罪於君巳失其位而尤不絕其官以摧苦戮辱之者必得險惡深邈之地如韓退之陽山柳子厚柳州歐陽永叔夷陵是其地如彼其人亦皆顓昧推魯鳥獠而獸獝莫可與語者如對木石之居而從毛羽之羣退之在陽山僅一區冊文彩材質未有以動人者而數與之游不忍舍去子厚永叔得吳武陵狂生田畫秀才皆客游之士其居陋寡獨若此宜乎人之不樂而謫居之所以爲困也方其時誠得地不惡其人有可與語者又當負慝含瑕畏譏防患晦其跡惟恐不幽閉其聲惟恐人之聞也安能與其人相講

以樂以廣其學而昌其說耶以三君子之所處有以知吾三洲章君之樂也君以名御史在職過直不爲有勢者所容奪其職責授推官蓋所以摧苦而戮辱之也而君所得郡乃在莆陽莆陽文獻爲嶺外最盛處觀中州不啻加之其人皆可與語者其秀者尤好學而多文而君所以出非有罪過獲譴於上不待深畏謹防以自閉匿君於經無所不學而獨深於易莆陽之士於經無所不習而獨鈌於易君乃樂以其所得爲莆士講以補其鈌君既與有勢者相失特困之嚴久不爲徙於是所以爲莆士講者得專以熟士之

聞其講者亦洽以固其旨趣融通而文理成就非獨苟補其缺以其全經方與其素習而舊有聞者頗願而起而未知其先後也方有勢者以事出君意君且不得其官有不安之心而無以自樂其愛君者方且爲君有失而孰知其卒有以明其學以廣誦訓而成材美而收士作人之效從容於文法體勢之表若斯其盛哉君於是所得多矣夫豈有所失哉三君子於所貶地皆未有以教其人其地之人又以遠陋不足以知君子而陽山柳州夔陵至今猶道三君子者其風聲氣槩久而不泯也今君旣有以教莆之士士皆

好學而多文能言其君子○而茲經之明日仲月引君

之所道說於蕭者其有已哉○

夏鍾曰遊不必擇地語不必擇人三君子所貶地陋矣而聲施至今彼處名地而不作人者媿何如耶

陳氏族譜序

大哉聖人之德何其流遠而能被也○予觀左氏春秋○至於楚復陳田氏專齊之際蓋知之矣○夫靈公之淫虐○懷公之昏亂○宜足以隕世絕祊○然莊王重違一言○去疾欲和諸國而午吳○遂仍百乘之邦○田完畸嶇竄逃之臣○束身入少皞之墟○桓公禮而命之○惟恐不及○辭爵而爵至○及其後嗣○漸持大政○謀國而國得○夫以

史氏之論。能推德於百祀之先。而卜者之占。已定昌於五世之後。然則午吳敬仲。固已篤基於厚積之豫。而承福於時際之期。豈芊旅之所能滅。申叔時之所能與。小白之所能爵。而平仲之所能謀哉。是知大舜之德。其流遠而能被如此。善乎史趙之言曰。盛德必祀。而知陳之未亡。可謂篤論君子也。而又卜其世數。則近於瞽師之業矣。夫嬀越不能免之於楚。而成子復得之於齊。史趙之言。不已荒乎。蓋亦近于瞽矣。嗟乎。以舜之德。而不能使商均及其身以有天下。而胡滿能得之於周室之封。靈公閔公。據國而失之。成子

乃能與于異姓之域。然則聖人之德，受祚於天者，固萬世如一日，而迎休倡咎，後世各以類修事之得失，顧不以人哉。今戶部郎中陳君輞，發於神明之胄，績業勤行，自致其身於世，其材具德美，足以躋崇登顯，若操契在手，數齒而責償也。君筮仕佐郡，以至秉國之賦，敦慤敏給，仁心爲質，運知無方，德以躋其才，恕以弘其察。然乃加意于人倫，爲譜以明其世，以合其族，而又愼于系續，考其所代，以著其信，而不爲誣，皆不畔於聖人之教，盛德之所從事也。吾非瞽史，不能爲興廢之占，然明於君子之論，有德則興，當在於此。

他日君訪於歷山之陽灤水之陰有治詹尹之術者操莛以問之其所以卜陳氏之昌當不在五世之遙矣

夏鍾曰聖人修德能必子孫之興不能定子孫之何年興何人興子孫各以其事應之耳立論最確

王遵巖集卷之二

晉江王慎中道思著　後學張汝瑚夏鍾選

序

刻蔡虛齋太極圖解序　代易愧虛先生筆

道之在於世也猶行地之水乎源出於一而其流必分至其流之委也必合而後有所止然則是水也雖其流之遠而不可量極其所謂源者固未嘗變也今學道者棄委不循而必源之得勢固無有以委之去源之遠也疑源之不在於是而以爲有二水焉亦不察之過也載道莫備於經易者五經之源也羲文周

孔之相承源所從來至一而無二也○由漢逮宋○爲易之言者○無慮百家○殊途異派○其分多矣○最後乃有濂溪周氏伊川程氏考亭朱氏之學○合異爲同○統殊歸一○卒極於羲文周孔之旨醇如也○士之有志於易而欲明羲文周孔之言者○不盡心於朱子之學○其何所循沿以上遡乎○朱子之於易○究圖書之微旨○會易傳之奥義○以統承乎易卦生爻之初○所謂委之合而止者○固在是矣○嗟乎○今之治易者何其衆也○於朱子之學○莫能專而精焉○將何以論於畫卦生爻之初○而明羲文周孔之言哉○肆我蔡虛齋先生天挺其資○神授

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涵浸漬乎義理之中而分拆解剝乎文字之際窮其平生之力而無須臾之暇盡心於朱子之學者我朝一人而已蓋朱氏之盡心於孔子無所不該而於易為大故虛齋之盡心於朱子亦無所不究而於易為深此圖之解推衍圖書探索卦疇入於精微而極乎廣大孜孜然惟委之循沿而不止源之既得矣時中少而知學卽遊先生之門士之在門者以百數先生獨加器待以為可語以斯言怠其顓愚黽勉朝夕雖於精蘊未能庶幾隱詞顯義闡之於進見而繹之於退私者蓋亦有年矣

喪斯文、梁木其壞、時中獨抱遺編不敢棄頹而無所啓發遂終於顓愚之人大負先生往日之所待每一臨文展卷未嘗不愧悚隕越如不能生顧今日就荒落恐終已矣惟先生之學著而爲書旣已家挾而人誦之此編乃其著述之大者士或以無所資於時文莫肯盡心故時中刻而傳之以與同志者共且僭述其槩以告之使知斯道之委蓋在於此嗟乎學者果有志於羲文周孔之言以得其源者其無忽焉而不盡心哉

夏鍾曰源之流必分分矣必合而㡳有所止易歷先聖賢以至朱子所謂委之合而止者也此語精嚴

夏津縣志序 代易愧虛先生作

余往時讀書見顓孫氏所舉楚令尹子文之巳令尹必以舊政告新令尹而夫子許其爲忠竊獨以爲此亦恒人之所能而君子之細事以子張之賢過推慕之乃欲儗之於仁雖夫子之不許而亦以爲忠葢嘗所未喻也比余爲令于夏津而知之矣始余至夏津其大者欲知民之性以制寬猛之嘗别土之利以經出入之法察俗之尚以節豐儉之中而山川之理經界之限壤地之生風氣之習貢賦之入莫之有徵至於道路之往來市井之集散宮室之興壞溝塗之通

塞所以盡人之情而極事之變曾吏於是土而施設有益於民與夫不善而遺後之患足以示勸戒而繫人心之好惡者皆漫不可考葢爲之數月而茫然顧以爲簿書之煩密圖籍之散逸可以檢括而推長老之覩記後生之傳聞可以訪詢而得於是敝其神於按覈之詳易其心於延咨之數暇則出行原野次舍郊關目之所接跡之所履亦所以多歷而小蓄慮不遺乎其土之思宜不越乎其邑之制而心不惑乎其人之情乃得以盡其愚而效其尺寸於職然未嘗不自歎其勞而惟恐其或失之也使前之人有以遺我

則雖以余之拙且陋然既有以豫知而先待之於以制政之嘗節俗之中經土之法豈不尤爲專心一力而可以蚤有成哉邑之有令其繼者固未有窮而聽明才知之士加於余什伯者宜其衆也以其聰明才知又得以先知豫待夏津之政則其所及於民何啻如余之拙陋勤苦而僅得之者哉夫面告之不可幾則莫如書之於册之爲明且遠此余所以不揆欲有以遺來者而庶幾乎令尹以舊政告新之忠也其時河中張歷田公方以使者之節開府臨淸兼威明之用而並文武之事進某於庭而教之曰夏津之小亦

國之建邑也而記載缺然陋如之何因指受大義使歸而成之余既有意於令尹子文之事而張公又教之使得有成遂退而與邑之學官及弟子員訂論志事而特以義例授張生翰弼使執簡而書焉志未就而張公擢去今三河夾齊王公持節來代諸所施設視張公不替有加焉所以寵異其而教之使有成亦如張公也故余得以庚子歲之春三月成夏津志爲二册九五卷以付梓人因遂其所以僣妄之本心使覽者知其之不肖并有二公之教則亦莫之能成也若夫志之凡例大義已識之於目錄之右方

夏鍾曰意法漢老點
染張王二公極有致

田間集序

豪雋倜儻之士○勇於蹈古人之奇節○而忽於習末學之細行○世之論者○以繁細爲賢○員規方矩○引度繩墨○則彼不能周折約束於其中○何者○其心有所好○而氣有所挾也○以其不習於細也○蒙世之論○批抉排斥○至失其所然且不悔○不爲奪其所好○沮其所挾○如是而後謂之豪雋倜儻之士○予往時聞濟南劉函山先生者○豪雋倜儻人也○其遊於世之迹○則屢擯而稍進○一進而輒斥○予謂其於末學之行未習也○及熟於濟上

之相見先生固務立大節而亦不忽乎細然竟以見斥豈非其細者不勝其奇乎好而不得泄則慾挾而無所試則怒怨與怒交於中於是有刺譏之微言憤懟之大聲亦其勢之所然豪儻失志者往往蹈此終爲學者所持以固其論有所長者固有所短歟劉先生田間之詩又何其平也酬酢斯人鏤琢羣品以發其藻達其思不爲疾世誚俗之言游於顯者而非有羨也與庸衆伍而不爲流也怒怨之氣不姦於聲甚哉聲之出乎心而不可矯也寶所好以足已則不必有泄而心廣恣所挾以順物則無庸於試而氣和予

於讀是詩也知其必有所以出之者矣衡門之下考槃在澗皆賢者不得志於時獨處而歎巳之詩也和平之聲今可誦而繹也彼不云乎永矢弗告嗚呼彼其足以自樂者不欲爲人告也而又何怨與怒焉故予讀是詩也將問函山之樂如何其毋靳焉而不吾告也

夏鍾曰舍亭吐情妙得風人之体

顧洞陽詩集序

剛柔舒促淫濫泰約之變人之性術情好動於其中而美惡之形成矣因形以有聲而得失邪正之言所

由以出。人之居處有養。而踐歷有習。拘焉而不備。則於物之變有所未嘗。性情之動。亦曲而不中。羨蔡舍糗者。固不可語膏粱之豐旨。而飫於珍滋之豢者。亦豈知蔬茹之爲甘。櫛風沐雨。勞筋憊骨之夫。孰知廣厦細氊。安坐徐行之爲適。而雍容都雅墮弛其四體者。與之談郊野道塗勤動之故。則不省其爲何。佚樂憂勤之境。士大夫居養踐習之所閱。蓋有終身由於此。而不適乎彼者矣。故人之爲言。其出於剛悍苛促。困濫苦約而無聊者。必其閱於憂勤之所爲。而狎於佚樂之習養者。嘗柔駑舒漫。泰肆淫靡。而不知節。如

是者莫審於詩久矣夫和平之聲不聞於時而士大夫之能美其言者少也毘陵吳錫顧洞陽公好爲詩其學於古無所不窺而皆以資爲詩詩日益工好日益篤雖晚而不倦積日之多其詩至千餘篇可謂富矣約乎禮而不迫優於興而不放文質相宣華實各得誦其詩不知其用意立法之至者亦悅其有和平之聲洋洋乎其可愛玩而詠歎也公所居天下所稱華潤膴厚處也故宦家而先世獨羸於財士之起糠糲奮蓬藋惡陋鄙樸而崛興者非公儔也仕爲行人爲郎爲郡守以至外臺副使彌尊顯矣其爲行人以

諫忤康陵。繫詔獄。杖之闕下。僅而不死。爲郡始爲泉州。起復爲虔州。皆限帶嶺海。荒阻險側。崎嶇而詰曲。又儉窳鹵确。仕所不樂往。爲副使。乃在珠崖大海島上。亂巨浸犯驚濤而後至。其境毒霧青風炎瘴□棼之聚。故漢所棄地也。身外跡遠。有蠻□雜俗之治。事機合遝。而禍變反覆。畏譏慮患。焦仡造次。而不得休。其嘗乎憂勤之變。熟矣。生於佚樂。而行乎憂勤。所養不以勝其所習。而所習有以充其所養。宜其爲言之美如此。蓋性情之效。而非鎔鑄意義。雕琢句律之所及也。世有履憂勤而悴瘁。都佚樂而宴偷。其性情不

中甚矣顧妄意於公之爲言又烏可以爲美乎公守泉時予新以迎婿乞歸及侍公公詔以詩予方讀李杜詩未熟也公數數談建安正始之風予退而購魏晉人詩讀之然以尚少不能解其旨未敢有所請今乃得閱其集而序之信乎公詩之美蓋有得於魏晉也予序公詩獨論其性情之效以著其所以能爲美者非苟然也然予固所謂履憂懃而悴瘏者雖能知公之詩而尤媿恨於不可及也

夏鍾日詩原有憂樂兩境不能強齊亦各不相妨陶鎔之以歸于和平存乎其人耳此文句句道着

情深近古

無一弱筆

杭雙溪詩集序

自予結髮登朝則知有所謂杭雙溪公矣去年秋謫判常州謁公於義興之第因挐舟泛東溪訪張公善權二洞由西溪泛舟而旋于時山明氣肅霜落水清相與把酒賦詩以爲至樂始予以公年高長者意其倦於杖屨之勞然公顧徤步善升足之履也無所擇而其移若翔據高臨下憑曠以望遠指顧揮斥蒞察見秋毫之末而接乎飛翼之所入其高談闊辯抑之而應酌之而不竭若鐘發而泉出也予乃歎曰公眞所謂僊人耶何其氣厚而神完也夫昔之爲詩者莫

不憂幽佛鬱滑和搖精至於傴肝丧魄猶不能工今
公之神氣其厚且完如是迺以能詩成名於今豈不
難哉公曰夫所能詩者豈誠使人攻苦勞極至此哉
亦各隨其才量之所得而發之於性動於其中觸於
其外固有不得不然者耳故吾之於詩少而習焉久
而專焉老而篤焉然足以為吾樂而不能為吾困也
因出其集若干卷示予曰君其為我敘之夫以予慕
公名積於十年之久一見之未能今乃得從數日之
遊與聞一言之教又得讀其詩而託姓名焉豈非予
之大願哉予初入縣至宜興入其境顧而美之曰此

非吳地與何其風物氣象○不類吳中也○及縱而遊之○益以得其美焉○其山水之勝者○往往幽邃而曠遠○明秀而淨深○至於草木泉石○亦皆發色含氣○而有餘光○與夫澶曼綺美○腴衍而澤麗者○大不同焉○寻愛而異之○意必有魁奇特拔之人○應而出者○以鍾其美○而圖諜所志○祇著其爲幽人隱士棲遁之所宜○寻疑而不能察也○及讀公之詩○乃欣然得曰○所謂魁奇而特拔者○其固在此也○夫公之詩○雖製裁錯出○律調不同○歸之嚴整雅健○體高而意正○音舒而節越○有前世作者之風○無有乎嬛媚之習○粉澤之餙○豔妻蕩子○冶遊淨

託之思不奸於中誦其詩不知其爲人亦可想見其爲美士君子也此豈可以強而致哉蓋其所鍾者粹而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名而無所汨亂於神氣豈與畸窮憔悴之士同日而談耶敬皇帝時治化熙洽士大夫子以名行相高天下敦龐無事士者樂於閒暇而有和平之風故得大肆於文學其時北地中原江左卓然名家殆數十人江左則徐廸功郎禎卿顧中丞公璘與公爲三人廸功仕宦最窮而早死二公獨老而大成享遐齡至大官歸焉爲江左風流之宗其清德偉望宜於表民用世雖退而老於家將必有待

而起何其盛也予自毘陵入爲留都戶部員外郎持謁通於顧公一見而驩因以論公之詩之言質之顧公曰是也遂書以復於公爲雙溪詩集序

夏鍾曰詩足爲吾樂而不能爲吾困怳然見太和元氣在宇宙間誰謂詩必窮而後工耶

黃曉江文集序

三代而下世何其多佚才也方世之盛人不慕爲士爲之者修於庠序賓於司徒論於司馬冢宰詔焉王者必得而用之故才與賢者必興於在位而不遇之歎不作於其時

此段言上世人不慕爲士而賢者無不遇之歎

後世人莫不有好功名之心而爲士者始多爲之多則其修之不至誠僞濫竊之弊出於

此段言後世人多爲士而賢始有不遇者

其間而賢不肖才否之辯不明於是有才且賢而終不遇者以其聰明才智不可苟同於凡人斂置其扶（此段言賢者因不遇而始有言與文而言與）世救物之憂退焉而自佚則有所不釋于中見於言（文各有深淺不同）語文字以諭志意達性情非汲汲期其言之行於遠也而義理載以行焉雖欲不遠不可得也次焉者亦且以其不樂之心發憤於意氣陳古諷今傷事感物殫擬議之工而備形容之變如近世騷人才士所爲言亦其聰明才智之所至也自科目用人士無他途（此段自科目說到黃君）以發身舉一世聰明才智併力於此以伸其好功名（之不遇乃君之自舍）之心爲士之衆莫盛於今日蓋已薦於有司從宦得

位而沉於卑冗困於斥竄終老且死猶謂之不遇若吾友黃君應初卒無所合於有司以儒衣自老可謂不遇之尤者也君聰明才智絕出同羣每試有司輒異之君以科目之學爲不足好且惡夫修者之不至而偷爲詖窳濫竊之儒恥與之羣也長揖謝有司棄庠序之籍拂衣入山中然則君之不與於位非不遇也自舍以去人不得而用之也乎謂之不遇者以其果才且賢而老於野言之也君既入山遂與俗違蕭

此段言黃君自舍而去

無不樂之感所爲詩文不期聞于人而却可傳

然自放於丘壑水木之間孤高介持酬接幾絕而形容朴野流俗頗以爲怪君益自得也既死胠其篋得

詩歌雜文數十篇皆有可喜以其聰明才智之異使發憤而工爲之視近世騷人文士未知孰高下也然君自舍而去無不樂之感以搖撼其心精神閒暇而志意宏肆未嘗顩頷期以言語文字聞於人也故所作不多以其行高而節介鷙傑之氣終不能掩於言讀之者自見其奇奇怪怪離塵出囂非齷齪拘謹鍊字句模體法者所能及也是雖不與發憤工爲之者競其所立而亦不爲無得於載義理以行其言者之歸趣也雖傳以示同好可也豈直其家子弟宜藏之而已君弟溹清與子樗仲好學勤行不替父兄之志

溧清尤才而有文。皆偉然名家子也。予爲之序。使其子𢍰刻君之文。傳之同好。正不在以多爲貴也。君名淑清。別號曉江。與予交最善。方謀銘君之葬。而先序其文。

夏鍾曰通篇以聰明才智理義六個字爲骨子而以遇不遇爲眼目段段劈開段段照應反覆細讀一番方知其妙

陸龍津詩集序

維陽陸君龍津。少以異質有文名。每出語。輒驚其先生長老。治舉子業。燁然著於一時。有司試士。君輒收其最等。人謂陸君俯拾塲屋。僾遷如地芥耳。君顧不

樂爲舉子業。曰是拘曲纎繞者不足爲。獨好爲詩。陸氏世有詩人。以其學傳於家。君與諸父昆弟相唱和。長篇短什。易詞險語。更往迭來。江左諸謝。羣阮風流不足多也。君詩益工。文日益不著。有司至試者。鮮復錄君同輩。見其如此。亦易視之。君獨自得。視衆人以舉業浮詞。躐取聲利者。泊然如無也。不少推其意。其好詩益酷。晚乃從一官。捧檄書行數千里。爲人之佐。頽然處郡幕中。上官大吏。皆所謂以舉子業得名據尊踐嚴。君方當趨走伏謁。跪拜逡巡。手板顛倒。色沮氣屏。得無悔前之爲乎。昔唐以詩賦取士。士既以詩

賦收其科發身廼有增治經術者方今號爲黜詩賦尊經術士亦必以經術收其科發身然後習爲詩賦其輕重不同亦制使之然也然必收其科發身後習爲詩賦者乃可以鈞譽射聲爲世所述其不能收其科者雖善爲詩賦世亦莫賞也君之爲幕職不以卑冗遂自貶薄修飭振迅趨功急事銳而不躁上官大吏所以接遇任使之者異於他職彼所以待之異者誠以君爲能官而已豈知其善爲詩若此哉君旣不悔其前之好自喜其詩益甚雖在卑冗煩苦簿牒之項行役之次濡毫伸紙脰引肳决鳴聲鳴鳴從吏走

卒為之驚顧不曉為何篇斷句落輒復自喜一日持其稿抵余曰先生其為我評之觀君之意豈非有感於世之莫知而獨有望於余乎余早歲溺於文詞氣盛志強勇於自信往往為倫輩言詩妄肆雌黃旁覩他人皆若無有今方自創氣銷志弛見人所作輒茫然却顧知不能及況如君詩之善者哉身廢名辱雖能知君之詩胡能為輕重君顧獨深望余也余既嘉其好又愧其意也讀其詩卒編遂序而歸之

夏鍾曰詩不擇人而工必籍科目始顯則詩之眞種子絶矣陸君始終獨好為詩不以舉業科目分其趣此眞可與語詩者

雙節册序

絃歌詩書之教○不設於閨幃○而婦人之智○無稱於問學講習之間○然嚮善蹈美○敦行不怠○以修所性之倫○非智足以及之○則不能以有明而决其所往○故潰防數常之內○多見於人世○其有傑然卓異○克修內教者○皆性而能明之而非明之所助也○夫其壠耳藩目○空機竇而塗偽孔○顓顓之固○芚芚之良○不涉畔美之途○而獨全其所秉之醇懿○寧獨無賴於明○蓄出於未有所知之助也○故其志行貞履○契神明而質天地○有士者智及之所不能○其反視而深愧之者○又多有矣○智○

之果不足貴有如此夫西蜀內江、蕭氏一門、陳李六七母之節有爲著其行事傳於人人閭士轉相傳覽吾因得見焉蓋所謂性而能之者與夫二母所以自修其教於內以全人道之常旣以遺耳目之覩聞誘於神聰天明而行其醇懿之秉况於事跡之流布名氏之招揭尤不足以淆其顚顚芚芚之初而薦紳先生方始昌言而侈述之惟恐名氏招揭之不崇事跡流佈之不遠不亦異耶寻謂耳習目愓之聞見固不得謂之眞知而未能者助於敦行者之所性然圖史鑑戒之蹟諷詠美刺之言以漸次復熟人之視聽乃古

人之所不廢而因以警發其將散之顚顚回斡其已去之芚芚率得免於潰散其所典亦不鮮於世二母之節果不可不使無傳於人人然則妙繪事之形容寫之圖冊極永言之節奏被之聲詩史不停模聲不絕誦使家習而人傳之猶病其不廣而烏足以爲異斯冊所著夫猶有古之遺薦紳先生其亦不爲爾於文而被於言矣夫不由所知之助以正其行成其名而其行又足以裨教輔俗而發他人之所知二母之事其可敬也夫其可以論而序之也夫

夏鍾曰二母之節性之能非知之助而此冊之傳其有助于世不淺看此文叮嚀反覆教人處

丁戊山人詩集序

列莊之書往往稱巢由善卷子州支父石戶之農迯堯避舜視帝位若浼已觀者皆以爲寓言非事實至近世隱逸高尚名流如仲長子光臺孝威何子平嚴光莊遵梁鴻之儔班班見於傳記不以爲無是人也豈不以天下之富貴爲大物重器而疑其所稱之誕也一芥之不忍與珍萬鎰百朋者同悋簞食豆羹之甘其饕嗜殆有過於五鼎八簋之厚饗九重之尊固一命之積也彼能遺世上之榮利而不顧雖以辭天下可也胡必近世高士之有而莊列所稱之人之非

有耶之人者所爲惡彼而樂此豈誠較清濁潔穢於外物而爲棄取哉亦愛其身之至嗇精葆神不欲以所養之重勞於事機役於名法爲人而喪巳也彼知有天下而喪巳之爲可惡故與之以天下而不樂亦未知夫有天下而不與者其巳固常存焦然爲天下而窅然喪之者乎此巢父之徒所以爲高而不得與於堯舜之教也后世高尚之儔情之所出或異乎是擇所處之喧寂以爲清濁計所享之穠泊以爲潔穢故棄彼而取此是不獨其所逃之世非唐虞而逃者之人巳難侔高於箕潁矣雖然滔滔者皆是也而有

若人出其間不亦謂之高士而可傳哉丁戊山人傳
君汝舟閩之侯官人也其才智文采足以得意於仕
進獨舍去而不好其舍之盡至於鄉井屋廬不復可
居而妻孥不足畜也斯人也倘有意乎列莊所稱之
人之所儻乎其亦慕近世高士較外物之清濁而爲
棄取也高上之迹一也其才志所存非一也亦有才
足有爲志欲爲之屈於不可爲斂焉而藏之也君所
爲慕於其人之跡焉　之其無所存於跡者　未有
以處之也由君之詩觀之知有所處矣夫舉一世之
榮利無足好而區區吟咏之工不能忘君誠欲求斯

名於翰墨之塲哉○亦其才志所歛○不可終藏○而見之於此也○且夫焦然爲之○而常宵然喪之○何必有天下者也○有一家之臣妾○至於爲邑爲國○其道均有在於是者○君之所好○既在於道矣○其跡乃若此○其於化人○之宮猶朝至而夕去之也○余未及識君而南衡童君好言傳丁戊之爲人○又刻其詩傳之○南衡與君○謂之同好○偃然有一國之臣妾○而焦然爲之○君不以病南○衡○而南衡亦不以慙君○則於予之所謂其必有以證○之○矣○因南衡索序丁戊詩▶略發其端○非以招丁戊也○

夏鍾曰一篇絶大議論絶大見解歸結只在君不病南衡南衡不慙君兩語文人架室出奇拔至觚

巖居稿序

巖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今上圖治之始。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選其雋彥、養之館中。得二十人。蓋其慎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袁永之、檇李居文升在選中。尤以才名最於同館。皆吳人也。會大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機未決。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並除他官。無復留者。浚明永之、又以譴謫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修撰。陸袁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居君、以文學進用清

顯為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為詩歌而吳中之才雖或廢或用要為有盛名於時然文升竟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讒貶自疏乞休詞學之士反錮於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往挾持所能之過憑恃傲睨以干世怒而犯神之所忌故不有忤於人則必有畸於天而諸君無是也君尤冲雅惠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有君子長者之風而亦以不容嗚呼其尤不可知也夫禾之文升既長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國論方明論思潤色之託宜無踰君當有圖及此者而君所為詩顧灑然自立於塵

墟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妻清不受垢氛而獨契溟涬若木居草茹服食導練淪隱聲迹者之所爲言非世人語也豈其果於自廢不難與世絕無復有意於世用昔日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翊贊黼黻之盛如浮漚噩夢永棄而不顧耶嗚呼人方有意於君而君乃自絕於人其爲皭潔肥遁而不汚乎抑亦懷奇抱珍足以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藻發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與雖然士之得志於仕顯融尊貴者未嘗一日無於世而半語片言合乎古而可傳之人者不輕

使有之也君雖以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於為之追之而後起為之而必成遯世自足者人將求之而有心於干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既為此序遂書一通以貽陸君共評之嘗以予為知言也

夏鍾曰詩多感慨許多慰藉古調深情非俗筆能曉

陳少華詩集序

由漢而下為詩者多矣其人大抵陵夸恣傲睥睨倨虐挾能盛氣遺棄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詼譎剽輕不根喜自佚肆脫去繩束而為慢侮世皆可狎而於人

無足嚴其憂愁陿迫滯憤無聊天地若無所容而人不可與偶好為不平誚刺多怨而善悲故能設奇託恠鉤深抉隱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之類作為語言以道人情之所欲寫而不能本有而不得以已者其詩之工往往極其至焉雖其詩之工然亦以傲虛慢侮怨悲誚刺負世之累有其材者固不免有其病歟余少而喜為詩以為文之窮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寓遠陳顯而寄微足以感人動物詠其所志者莫善於詩其好之甚專治之甚勤自顧其雕肝齷齪謹繩墨而蹈規矩於詩人之病不一似之宜其不能工

也○人各有所受○不能相襲○勉而爲之○卑氣騖質○開心緩性○震掉而拼擊之○非其所習○終不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今讀陳少華君之詩○心有異焉○君簡重修潔○禔肅寬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於人無所不愛敬○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人之風○於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爲也○其詩之工○蓋余所謂窮情極變○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人動物者也○如余之愚○苟無其病○則於爲詩○不能副其勤○而足其所好○猶復貪慕強勉○幾幸似之○終以不習而自止○非能薄不爲也○余誠愚不足論○然觀昔之爲

詩者皆雄偉怪宏絕倫特出之材猶不免有其病而僅能名其詩以見於世陳君獨兩得之豈非難哉余既盡讀陳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爲詩者固有無其病而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夏鍾曰必有其病而后詩工無瑕處夫無病而詩亦工者也此序出而世之爲詩者不捧心而矉矣

碧梧軒詩集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才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

不平烟雲木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葢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㮋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冲融寛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揉磨鑠華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有一爲終不以爲不可復

爲輟其糞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旣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其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爲綺豔膴腆而患於不足狗馬子

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沉寂寞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鎪之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釋於貴富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怨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之詩者今於吾文庶有以

得李氏父子云

夏鍾曰何等淒凉不難於作而難於讀

沈青門詩集序

往予聞沈青門於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爲江湖詩人第一流也○出其詩卷觀之、卷中旣多佳句○又工爲行草書○相與覽賞○加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譽人也○是時○青門詩名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海內○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褁糧南行、踰嶺遊武夷、度三江、入淸源、訪予草堂、彼

此如舊相識○予所以欷然於傾蓋之頃○以在金陵顧公所閱詩卷也○君顧謂斯行獨有意於予○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遵巖一言未敢輕以示人○嗟乎予喜覯君方窺其笈○冀見一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駢珠編玉奪目○駭視酧接之不暇○連數旦夜不廢而後帙窮○何其快也○夫江湖之人羈窮自放出於無聊不繫之跡○抉斥物彙迮觸景光○舂撞其鈎棘之腑腸○擅極工苦○驚人口頰而施諸廟朝則見爲瑣迫傷劇而不可居觀君樂府古詞雜詠遊適之作近於工者之詞其所處固然也至於覽觀京都恭覲

今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爲應制之篇形容功德頌美撫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達官雍容司存蹈巍要而呲清切者競其體況豈才之兼者而不以所處自爲限局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一都會也君生其土而故少司寇省菴公之季子也習其家學資聞廣益闕國家之光而講中外政俗之變亹亹有倫非生於窮窶崛側者比也則其長於彼而且兼乎此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恂恂恭勅風致藹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溢於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款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

猶餘矜色持槃招他人以歃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筑髮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淺落無用雖託以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特時見於此耶窮者之於詩雖腑腸鉤棘以艱拂工苦擅能亦資磊砢骯髒之氣以昌其詞一日有引而置之在位投筆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已盈海內徒以爲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而君亦且病矣斯落落磊砢者將何所洩越其亦日磨歲鑠歸於澌化已矣予敘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啓衆人之好又慨

其昔壯而今憊也

夏鍾曰妙宮商于尸吻極纂組之神情

烏鼠山人小集序

昔季札觀周樂至於秦風知其聲之夏也卜其將大歎其為周之舊其大也巳信於他日矣然觀車轔駟鐵小戎無衣之詩益戰鬭殺伐之習胡云周之舊也彼皆負堅操銳之人發於性情播為音節莫不有賢士名卿之風於此見文王周公之化之遠而詩之為教亦弘矣至於專精果毅敏於有為而不偷則深厚之水土不為無助自秦之大也邪岐豐鎬之間率謂

之泰而故名泰泰者則西傾朱圉之所表汧渭之水之所從流也由周以來至於今涵育震發宜不陋於非子秦仲之時而風未有聞於中土某蓋疑焉迺今得讀中丞可泉公之詩中丞於詩甚宏深某不能測窺而知其為周之遺也深厚之意於是乎生用其專精果毅之力致之於學漸服文王周公之教文以澤其質律以諧其音彬彬乎何聲之富也夫風者物之所由動也故或萃或散故有衆人之風關乎一國亦有一國之風繫於一人以衆人繫一國者其觀也於人其卜也於國以一國繫一人者其觀也於國其卜也

於人今有欲知秦中之盛且美者舍是詩其何觀而公之位望行業將益光顯於時以昌大其聲也必於是乎卜之某南方之鄙人也不足與於大風之觀竊嘗從事先生之教學周之文而得其所遺蓋歎周道之不亾者微矣俗學溺焉而不談談者又陋於爲詩曰無與於斯文也嗚呼其不達於先王之教周之所遺者宜乎微矣於讀公之詩幸周風之猶有存故本而言之以廣學者

夏鍾曰秦爲周之舊讀可泉公之詩幸周風之猶存議論固有關係

全懿堂集序

詩國風列婦人女子之事詳矣○抱節自誓者○共姬之外無聞焉○其言動有法○篤於禮而合乎道者○多公侯卿大夫之妃○方王道之行○修其內教○至於漸漬成俗○居能佐其夫子○言行不失法度○則遇變全節者○宜其多矣○仲尼刪詩何所存之略也豈女婦所難而可傳者在於好禮聞道而全節自誓乃其固然耶王道行內教修○化流而俗成○託於侯公卿大夫之家○其禮義之積非一日○是其好禮聞道者○猶可能也○然詩人歌以為美○國史從而序之○肆於樂官○以為世風○仲尼著之以為經○萬世不可廢也○世教下衰○自士大夫賢者○

尚恨於道之不聞況於閭閻之間婦人女子者哉嘗
教衰之時長育閭閻之間稟女婦之生而有聞道好
禮之實是古之公侯大夫之妻之所難能而學士大
夫之所不可及也推古詩人史氏之義宜其正色書
之而咏歌嗟歎之不足而仲尼之所務白也予讀全
懿堂集蓋歎諸先生所以歌序陳母都氏者有周人
之風其於仲尼之教爲不畔矣備觀夫人言行之詳
無一不合於道蓋其天性有聞而非教之所成也觀
者高其節悲其志而忽於言行則於觀夫人爲不詳
夫人之子忠甫君信道力學至孝終慕泣而示予以

是編既卒觀因爲論

夏鍾日反覆咏歎意味深長

五子詩集序

詩之爲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櫛字訂句協比聲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者嘗患不能往往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閭人孽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

其轉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値嗟乎是亦惟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爲茲詩之道所以爲深而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爲詩幸其才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靈異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諺察見眞機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田野閭壺之聲未見有値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泯滅其動於人而觸於外者則有時而絕耶意必有奇節惟行慷

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鈞忿懟傲睨相與作爲語言嘲侮風月彫績草木以泄其氣而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獨有奇節恠行旣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如此互相呌呼唱和以爲極懽旁觀皆笑爲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僅焉居常所意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絶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讀詩

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觳其能追古作者而侔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汚利祿直以早廢因得久窮尚冀斯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夏鍾曰詩凡人所能爲名人反不能至亦咄咄拙事然則謂詩有别才者然耶否耶

朱碧潭詩序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歘波濤以爲壯也登

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詠之迹有發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權適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筆皆滿塗污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誚之曰何物可憎徒涴牆戶曾不可食其爲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閙市中莫識謂誰久迺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强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袁而長裾濶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

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烟晝濕○旋拾槠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誚疾蠭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隆○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慨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

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貪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爲閉關吟諷凍餓哀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贄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既久予固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以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夏鍾日今人信口吟詩諒不顧室人之謫其旁耶